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四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是年癸亥諸藩連兵拒命而德宗玩兵

召禍日尋干戈最為多事是卷所紀纔十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

贊盟于清水

使踈吏翻鎰弋質翻吐從瞰入聲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

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

平

將即亮翻汝州治梁縣漢承休侯封邑也

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

疎傲敢大言好論兵

好呼到翻

闢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

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

九域志汝州東南至許州二百七十里史言闢播所用非

才相息亮翻

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

工徒治城

治直之翻

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

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

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騎奇寄翻

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

須

須古字取象以彡類而毛也後人從而加彡為鬚字此俗書耳

見希烈恐懼便液汚

地

便毗連翻便液謂屎溺也液音亦汚烏故翻

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

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

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

尉氏縣屬汴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抄楚交翻

圍鄭

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

數所角翻敗補邁翻邏郎佐翻騎奇寄翻

邏騎巡邏遊奕之騎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金人疆域圖洛陽縣有彭婆鎮

東都士民

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

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鄭叔則

蓋備有急易於西奔也守式又翻

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

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

陳逆順禍福

少詩照翻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

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

真卿歷事玄宗肅代三朝朝直遙翻

忠

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

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

下遐嫁翻

真卿乘

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少詩沼翻須待

也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

焉於虔翻

遂行李勉表言失一

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與其

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

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

李希烈養壯士為子謂之養子環胡慣翻

拔

刃擬之為將刺啗之勢

刺音充翻細割也

真卿足不移色不變

希烈遽以身蔽之麾眾令退館真卿而禮之

令力丁翻館古玩翻

希烈欲遣真卿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

元平慙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

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

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

朝廷誅

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

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

朝直遙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韓白之禍謂韓信斬於鍾室白

起死於杜郵也

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

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

以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

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希烈謂之四王使疏吏翻

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

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

邪音耶

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

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

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宅日又與四使同

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

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

顏真卿為太子太師故皆以其官稱之相息亮翻

真

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

乎

顏杲卿事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叱尺栗翻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

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

史炤曰以利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脅誘音酉

四使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

舍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

怡然安和之貌死

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

烈乃謝之

考異曰顏氏行狀以為公至許州希烈前
後許為公表奏請汴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

舊真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
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
大宴逆黨倡優斥黷朝政真卿拂衣起後張伯儀敗績
令以首級夸示真卿號慟周曾謀奉真卿遂送真卿于
龍興寺按滔等推尊希烈在去年真卿使許在今年正
月盖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
今年滔等再遣樊播等勸進稱為都統也真卿剛烈守
之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章表雪已行狀云詐為表
奏是也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

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餘人討希

烈鳳翔邠寧涇原三節鎮之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
兵奉天好時神策屯兵也

邾城

邾音夾邾城縣屬汝州東魏之龍山縣也隋開皇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曰輔城大業初改曰邾城

九域志邾城縣在汝州東南九十里宋白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邾即此

遇希烈前鋒將陳

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

沮在呂翻

曜翰之子也

天寶末安祿山反哥

舒翰敗沒于潼關

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

商旅皆不通

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上津縣屬商州治直

之翻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區頰贊入見事始見上卷上年臚陵如翻

丙戌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

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

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

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

敗補邁翻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

即江左新蔡郡治所魯悉達保聚之地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

黃梅山名之祝穆曰蔡山出大龜春秋左氏傳所謂大蔡蓋以山得名也險不可攻臯聲言

西取蘄州

蘄音祈蘄州後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後周改蘄州州北有

蘄水南入于江地名解云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

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

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

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鶚為江州刺

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

清密輸款於李勉

玠府巾翻愔徒
濫翻又徒敢翻

李希烈遣曾與十將

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

襄城縣漢屬潁川
郡晉屬襄城郡後

周置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貞觀八
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仍屬許州天寶七載復屬汝州

九域志襄城縣在汝州
東南一百有五十里

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

卿為節度使使玠愔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

誠將驃軍三千人

淮西地少馬乘驃以戰號驃子軍尤
為驍銳將即亮翻誠將音同又音如

字鵬落
戈翻

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憺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

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

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

說式
芮翻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

奔劉洽

襄邑縣屬宋州劉洽時
以宣武節度鎮宋州

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

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

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

上時掌翻還從宣翻蔡州
治汝陽縣淮寧本鎮也希

烈時自許
州退還

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

卿於龍興寺

寺蓋在
蔡州

丁酉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

兵戰於安州

安州漢安陸地

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

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

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俘方無翻馘古獲翻號戶高翻復扶又翻又音

如字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

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

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

帥讀日率

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史言德宗窮兵亂將作矣

上

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

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

是年春張鎰與吐蕃盟于清水宋白曰張鎰與吐蕃盟大

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

蕃國守備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相息亮翻尚辰羊

翻吐從瞰入聲場音亦

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是年二月命崔

漢衡迭區頰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于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彼固有以窺

唐矣盟無益也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

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

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

節度使曹王臯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

九域

志襄城縣有潁橋鎮

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

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酉潁王璦薨

璦玄宗子音古了翻

乙

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

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

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于清苑

水經注徐水出北平東逕清苑城東至高

陽入于河劉昫曰清苑縣漢之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為清苑縣屬瀛州唐景雲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為保州治所宋白曰漢高祖訪樂毅之後得樂叔封于樂鄉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滿城縣界移永寧縣理此城隋

改為清苑縣因滿城縣界清苑河為名

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

為留守

司武尚書猶天朝兵部尚書

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

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

升雲奔滿城

劉昫曰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為滿城屬易州

會晟

病甚引軍還保定州

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張升雲等圍鄭景濟于清苑自二月至四

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若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晟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馬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日也

王武俊以

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

趣之

趣讀曰促

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

疾斃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

君弃兄如脫屣耳

屣不躡跟曰屣脫之易耳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

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

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

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

時武俊等改要藉官為承令官

滔乃悅相待

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

詣武俊壁詐降

節度參謀闕
預軍中機密

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

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

謂誅李
惟岳也

及登壇之日

謂稱王
時也

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

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

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

之主乎

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鋪
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語牛倨翻

武俊曰

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

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

杜預曰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
故曰草莽莽莫朗翻暴步卜翻

又薄報翻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

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已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

抱真陰相約結

為武俊與抱真破走朱滔張本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

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

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

軍環淮寧之境

江謂江南西道泗當作西黔音琴環音宦

舊制諸道軍出境

皆仰給度支

仰牛向翻

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

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

逾境而上

書有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德宗蓋未知此者

月費錢百三

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

二法即所謂稅

間架及除陌錢也

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

史紹

曰算所以籌算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或有宅屋多而

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

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

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

賈音茂

敢隱錢百杖

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

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丁卯徙柳王逾為丹王廊

王邁為簡王

二王皆上弟也

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

答蕃判官因當時出使署

署置以為官名頔徙歷翻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

青海

刺盧達翻

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頔贊歸國秋七月甲申

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

入蕃命官猶答蕃也

壬辰詔諸

將相與區頗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

惡鳥路翻

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

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

偽為于翻

謂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

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

使疏吏翻諳鳥含翻

且揆行則

自今年少於揆者

少詩照翻

不敢辭遠使矣

使疏吏翻

八月丁

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

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

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

復扶又翻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

嘉興陸贄名

嘉興漢由拳縣地嘉禾生改為禾興縣後避太子和名改

為嘉興縣隋廢縣唐初復置屬蘇州

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韋執誼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

繼以詔勅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勅猶或

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

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

兩河謂河南河

北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

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

將即亮翻下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同操干高翻

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左氏傳曰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

又曰

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

四五凶人為河

北則朱滔王武俊田悅河南則李納淮西則李希烈也帥所類翻

尚恐其中或遭誣誤

誣古賣翻又胡卦翻

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盖

並脅從

史昭曰書云脅從罔治孔穎達疏云謂被脅從而距王命者余謂脅從者為威力所迫脅不得

已而從于逆非同心為逆者也

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

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

瘁秦醉翻

又曰人搖不

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

具存而卒乘罕習

卒藏沒翻
乘絕證翻

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

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

事見玄宗天寶十四
載肅宗至德元載

尚賴

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

中竹
仲翻

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

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

事見

二百二十三卷
代宗廣德元年

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

慮

柢都禮翻
又都計翻

內寇則殺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

汧口
肩翻

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偽翻為于

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

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悅兵不解也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晟哥

舒曜劉德信等皆以禁兵出關討賊儻有賊臣陷寇黠虜覲邊

哈徒濫翻又徒覽翻

覲七慮翻伺視也

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

伺相吏翻

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

以其事為易也易弋豉翻

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

費未甚廣

度徒洛翻

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

禍孽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

曾戶增翻孽女加翻相牽引也圖謀

也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

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

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

也貳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去羗呂翻而患竟不

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

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

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

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

漢人曰秦倒持太阿授楚

其柄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

思相吏翻

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乎今闕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

北軍

皆屯苑中時悉在行營

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

壘誘致豺狼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羊久翻

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

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

姚令言朱泚之

變卒如陸贄所料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

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

晟成正翻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還

從宣翻又音如字

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

邠卑旻翻令力丁翻

仍

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

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

見賢通翻處昌呂翻

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壬戌以汴西運使崔

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

汴東西運使事始見上卷上年河東節度使馬燧澤

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使李元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諸道行營

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於諸軍各以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

子儀自商州進收京師
請第五琦為糧料使

縱渙之子也

崔渙者玄宗之孫
玄宗幸蜀以為相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

將李克誠戰敗于滄澗

將即亮翻滄侯古翻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

考異曰

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
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
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
萬餘蹄皆沒馬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
邏兵北至彭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
婆今從實錄

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

將即亮翻又音如
字帥讀曰率下同勉

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

圍自解

去年希烈徙鎮許州蓋欲乘虛擣其巢穴則希烈必釋襄城之圍以自救

遣二將趣

許州

趣七喻翻

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

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

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

剽匹妙翻伊闕禹所鑿春秋為戎蠻

子之國漢為新城縣隋為伊闕縣唐屬河南府

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

守東都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曰新傳作李堅華今從實錄

考異

希烈以兵絕其後

堅軍不得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汴皮變翻

汴軍宣武兵也此時則李勉帥永平軍方鎮表大歷十四年永平軍增領汴潁二州徙治汴州故使史有汴軍

之稱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庾子以舒王謨為

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諡

更工衡翻

以戶部尚書蕭復

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

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

將即亮翻

未行會涇師作亂

而止復嵩之孫也

蕭嵩開元中為相

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

考異曰舊傳云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按奉天記曰哥

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

軍士冒雨寒

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

遺唯李翱

既至一無

所賜丁未發至漣水詔京兆尹王翺犒師惟糲食菜

餽衆怒蹴而覆之

糲盧達餽戈廉翱又徒甘翱蹴子六翱

因揚言曰吾輩

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

大盈二庫

玄宗時王鉉為戶口邑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

主宴私賞賜之用則玄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

元聚歛之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獻所合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

求玄宗悅之新置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鉅寇則庫始於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內庫

也以中人主之欲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庫天子以出納為便故不復出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京師趣七喻翻令言

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長樂阪在滄水西本滄阪也隋

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阪亦曰長樂坡樂音洛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

鬣突入亂兵呼曰射而亦翻呼火故翻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

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

自長樂阪西入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射而亦翻又

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

門北去丹鳳門止兩坊

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

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

復扶又翻

百姓狼狽駭走

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

間架陌錢矣

呼火故翻就即就翻

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

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

陳讀曰陣

小民聚觀者以萬

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

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

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

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

少詩沼翻卒讀
曰猝難乃旦翻

至

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

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

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

從才用
翻下同

後宮諸王公主

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

事見
二百

二十四卷代
宗大歷五年

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

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

帥讀
曰率

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

兵以殿

殿丁
練翻

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

禁苑
在京

城之北東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

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

曙暖之弟也

晚曙皆郭子儀之子

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

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

帥讀曰率下相帥同

乃使建居後為

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

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帥所類翻

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

事見上卷上年處昌呂翻

心嘗快快臣謂陛

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

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

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

飯扶晚翻

時事出非

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

繩之往也乘證翻

盧杞闕播踰中書

垣而出白志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

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

頔頔之從父兄弟

頔渠希翻之從才用翻

從一齊賢之從孫也

劉齊

賢祥道之子以方正為高宗所重

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

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

謹許元翻

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

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

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

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

按長安圖自京城啟夏門北入東街第二

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泚傳作招國里今從實錄

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

居含元殿設警嚴

設鼓角以警嚴一曰設卒以警備嚴衛

自稱權知六軍

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

考李晟收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

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屆言之當在大明東苑之東

出榜於

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

處昌呂翻

不閑朝禮

閑習也朝直遙翻下同

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

乘繩證翻

太尉以權臨六軍

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

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

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

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

賞薄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

入見泚屏人密

語移時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

為于偽翻

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

降戶江翻

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

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

道茂言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

自咸

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

蘇良嗣武后初為相

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

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

安

瑊古咸翻

瑊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

唐都長安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

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延秋金光開遠三門北光化一門凡十門

毋得出朝士朝

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

之附泚

又為于偽翻說輸為翻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

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

李忠臣失兵柄

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四年張光晟事
泚悉起
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校古效翻晟成正翻

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
泚且禮翻

又音此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

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
先悉薦翻釭古紅翻又古雙翻皆

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

諫將數千人救襄城
原將即亮翻諫將音同又音如字未出潼關聞朱

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
泚先師鳳

翔涇原故二鎮之兵聞亂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反
皆歸之潼音同使疏吏翻

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

度徒洛翻

李忠臣為皇城使

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右社稷左宗廟百僚廨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

衛咸擬乘輿

乘繩證翻

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

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

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

渾瑊昆翻又戶本翻瑊古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

咸翻使疏吏翻令力丁翻

兵柄

段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

意其必快快

快於兩翻

遣數十騎

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

不免

騎寄翻垣于元翻度徒洛翻

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

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

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

著聞天下

謂泚能釋鎮入朝及與弟滔絕也說式芮翻

今涇軍以犒賜不豐

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

犒口到翻

乘繩證翻夫音扶

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

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

將即亮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泚默然不悅

泚且禮翻又音此

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所廢

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

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

朝直遙翻驍堅堯翻段秀實鎮

涇原時厚遇此三人唐藩鎮吏職使院有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綜理也史炤曰岐姓也黃帝時有岐伯考異曰舊傳云判官岐靈岳今從段公別傳秀實密與之謀誅泚

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

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

上時掌翻

盧杞切齒言曰朱

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

從才用翻

金吾將軍

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

以為臣吾幸託肺腑

淑敬章皇后弟也淑音徐呂翻難乃旦翻下同

非不知往

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

慊慊嫌恨不足之意朝直

遙翻慊苦簞翻

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淑於

客省

館古玩翻

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

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

時

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

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

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

駱驛

地名史炤曰駱谷關之驛也余按韓旻若至駱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得符而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

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

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

丁令力翻

旻

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

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

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

武德初因隋舊制五品以上執象笏三品以下前挫後直五品

已上後屈自時厥後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

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

唾吐卧翻邪音耶

因以笏擊泚泚舉手

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

中竹仲翻恟許

救翻恟恟喧擾之狀

左右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

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

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

禮葬之

唐制司農卿從三品

海賓縗服而逃

劉海賓不能助段秀實與之同死逃將焉

往縗倉回翻

後二日捕得殺之

考異曰段公別傳云五日夜泚使涇原將李忠臣高昂

等統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佯入請問計事而海賓置匕首於靴欲以相應為聞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撻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與劉海賓謀朱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撻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若已將五千人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旻兵無益矣又海賓若於靴中取匕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馬能復逃若為聞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誼著賊為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

史終

言之復

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壬子以

少府監李昌巖為京畿渭南節度使

巖奴

鳳翔節度

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

好呼

不習軍事

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

李楚琳為人剽悍

將即亮

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

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

必為亂首

去羌

鎰命楚琳出戍隴州

九域志鳳翔府西

里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

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鎡縶城而走

縶馳
偽翻

賊追及殺之判

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

荷下可翻又讀如字

考異曰舊映傳云鎡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

作亂殺鎡以應
此今從鎡傳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

蕭復聞之遽請見

見賢
適翻

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鎡不能久豈

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

一日

為于
偽翻

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

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郝呼各翻

商州團練兵殺其刺

史謝良輔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

東內舍元殿之北為宣政殿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

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

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

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

朝直遙翻下同

凡泚之謀畫遷

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
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
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
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
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為
泚譏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樊系距朱泚之命不為譏冊
不過死耳譏冊而死於義何

居大理卿膠水蔣沆詣行在為賊所得沆絕食稱病潛

竄得免

沆以
轉翻

哥舒曜食盡弃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

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

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

人為之增氣

為于偽翻

姚令言之東出也

涇州在西故以救襄城為東出以

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

州事河清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

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

通夕而行自晚至旦也

城中方苦無

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

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

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

崔寧鎮西川有威名危難之中見其至可

以鎮安人心故喜甚而撫勞加於他人勞力到翻

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

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

潛音

刪又數板翻

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

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

數所角翻便液溺也便毗連翻液羊並翻

久之不至

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

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塾屋尉康湛詐為

寧遺朱泚書獻之

遺唯李翻

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

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

遺唯季翻

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

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宣示軍府移

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

魏縣行營

馬燧諸軍之討田悅者難乃旦翻

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為李懷光救奉天破朱泚張本帥讀曰率

馬燧李芑各引兵歸鎮

馬燧歸太原李芑歸

河陽李抱真退屯臨洛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

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姜公輔

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

盛以姚令言為元帥

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考異曰奉天記十月十日

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

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

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

晟成正翻守式又翻拓達

各翻扞戶肝翻使疎吏翻華戶化翻

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

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

泉遊瓌欲還趣奉天

邠罕吳翻瓌古回翻監古銜翻程
萇伯翻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還從

宣翻又音如字
趣七喻翻下同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

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

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懷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

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

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

誘吾卒吾不能禁也

翟文秀欲留拒賊詔旨也夾攻之
說兵家常論也挾詔旨而依兵家

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
微韓遊瓌持之奉天殆矣誘羊久翻

遂引兵入奉天

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

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

渾瑊昆翻又户本翻瑊古咸翻乘繩證翻

瑊使

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

帥讀日率

曳車塞

門縱火焚之

塞悉則翻

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

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

具毀佛寺以為梯衝

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隋楊素宅也梯雲梯衝衝車代宗飯

僧以護國今朱泚乃用僧造

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

乾音

干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

高侃事太宗高宗為將有功

泚自

是日來攻城城遊環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

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

幽州兵即代宗時朱泚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

普

潤戌卒亦歸之

普潤戌卒神策兵也

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

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

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

不庭

杜預曰不庭謂不朝也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一說庭直也不庭不直也

兇渠稽誅

逆將繼亂

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將即亮翻

兵連禍結

行及三年

建中二年兵端始啟至是及三年

徵師日滋賦歛日重

斂力贍翻

內自京邑外洎邊陲

洎其既翻

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

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黷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

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

間古莧翻

陛下有股肱之臣有

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

臨難不能效其死

難乃旦翻

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

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

視聽皆因於人

書曰天視自我民聽天聽自我民聽

故祖伊責紂之辭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

並見尚書數所類翻

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視履考祥

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祥生於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以視履

而考

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

易太傳之辭

此乃天命由人其

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

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

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鄭玄曰降康者下平安之福

自項征討

頗頗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

定上自朝列

朝直
逆翻

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

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

屬之欲翻
虞度也

京師之

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

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

理治也唐人
避高宗諱皆

以治
為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

難乃
旦翻

今生亂

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

復扶
又翻

其資理興邦之

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

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田

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

魏縣行營既散李抱

真退屯臨洛說式芮翻下林說因說復說同

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

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

復扶又翻易以致翻

今戰勝得地則利歸

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

時張

孝忠據易定滄康日知據趙州

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

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

九域志館陶在元城北四十五里

執手泣別下

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

糧道

遺于季翻先悉薦翻

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干

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

將即亮翻說式芮翻

下同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賂

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

之賈林復說武俊曰

復扶又翻

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

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聰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世

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

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

滔稱冀王蓋庵

禹跡冀州之域以自大而王武俊巡屬有冀州故林以是間之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

兄

泚者滔凡

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

為之臣不可得矣

田悅之間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

避害故說行非有它巧也

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

手誅叛臣

謂殺李惟岳也

當時宰相處置失宜

處昌呂翻

為滔所誑

誘故蹉跌至此

蹉倉何翻跌徒結翻

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

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

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

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

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

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

遣使見滔於河間

瀛州治河間縣

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

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

軍在汝州

是年四月募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聞難引兵入援

難乃旦翻

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

新書本紀作思

子陵水經注閬鄉縣西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漢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曰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為見子陵也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

渭橋

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灞水合渭之地

朱泚夜攻奉天東

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李希倩

戰死乙丑泚復攻城

復扶又翻

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

戰於梁山之隅破之

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乾陵在焉重直龍翻

乘勝逐北

身先士卒

先悉薦翻

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

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

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

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

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
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
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已已加渾瑊京
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

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

人戍隴州

宋白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秦州
大統十七年改為隴州因隴山為名

以隴右

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

考異曰奉天記作鳳翔
節度判官今從實錄及

郝通奔鳳翔

李楚琳作亂郝通
隴州奔歸之

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

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泚帥其衆奔泚至汧陽

汧陽縣屬隴州九域

志在州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汧口肩翻

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

丞玉說雲光曰

說式芮翻

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

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

狔耳

狔與豚同豕子也

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鄉者不

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

復扶又翻下同

雲光曰鄉者未知公心

今公有新命

謂朱泚加臯中丞之命也

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

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

使城下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

易以鼓乃翻輕易

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

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

本使謂張鑑也李楚

琳鑑之部曲將而既不事上安能恤下

隴州鳳翔巡屬也言李楚琳見

虐殺其師安能恤隴州將士乎

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

請命于行在所

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為援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修撰臣錢 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十一月盡閏逢困敦正月不滿一年始癸亥十一月終甲子正

月一卷所紀
財三月耳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臯為節度

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

史言
韋臯

以此發身使疎
吏翻此且禮翻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

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

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
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

戶雅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

谷道險狹
召將即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恐為

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迓陵寢故

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

教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未翻又古

卧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
犄居且分賊

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泚且禮
翻又音

此令力
丁翻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

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

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

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杞之言無一不誤國

而德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

休顏

夏州人也

夏戶雅翻

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

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

塹士艷翻使疏吏翻環音宦

招

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誘音酉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

李晟疾愈

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

聞上幸奉天

帥衆將奔命

帥讀曰率

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

不欲晟行數沮止之

數所角翻沮在呂翻

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

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

說式芮翻

孝忠乃

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沈存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

以大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也

界也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

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

王武俊馬寔攻趙

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

歸恒州

恒戶登翻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

陝失冉翻
敷與揚同

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

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

天經月

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為經月

城中資糧

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健步是也覘五廉翻

其人懇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

襦汝朱翻短衣

上為之尋求不獲

為于偽翻竟憫默而遣之

憫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

時供御纔有糲米

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緝入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蘆菔即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中敗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庠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蘆菔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菘闕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樛蘆達翻同相吏翻絕馳偽翻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

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家室

降戶江翻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

袁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

崔縱為魏

縣行營糧料使

懷光從之縱悉歛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

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

犒口到翻

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

悉以分賜

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為河西縣

衆利之西屯蒲城有

衆五萬齊運憚之孫也

蔣王憚太子子也憚於粉翻

李晟行且收兵

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

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

晟成正翻樂音洛

旬月間至萬餘人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

關入援軍于七盤

使疎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七盤即古統雷之險

敗泚將仇

敬

仇敬即仇敬忠此因舊史書之敗補邁翻

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

也

種章勇翻

鎮國軍副使駱元光

肅宗上元元年置鎮國軍於華州

其先安

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所服

潼音童近其靳翻

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州

走行在

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

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

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元光遂軍華

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

泚且禮翻又音

此數所

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

角翻

為鎮國軍節度使

鎮國軍節度治華州

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

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

入援屯中渭橋

燧音遂彙于季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於是泚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

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

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

望春樓近長樂

城臨廣運潭玄宗所立騎寄翻抄楚交翻

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

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高

傲翻廣古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

異曰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

以兕革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

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裏雲梯以兕

革不過用牛皮耳咒序姊翻

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

恐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

重則易陷

怵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本翻瑊古銜翻易以鼓翻

臣請迎其所來鑿

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

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

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

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

伎渠綺翻

臣請禦

之乃度梯之所係

度徒洛翻係桑故翻向也鄭玄曰攻城攻其所係係猶嚮也

廣城

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

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

東北戊子北風甚迅

課則竈翻環古
回翻迅疾也

泚推雲梯

推吐
雷翻

上

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

輜扶云翻輶於
云翻輶輶攻城

車也兵法修輶輶距
堙者三月而後成

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

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

死傷者不可勝數

整七艷翻
勝音升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

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

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

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
功者則書填姓名以授之

實食食
實封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

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

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

則書陳前所喝轉階勲於其身以爲照驗出給告身且曰今便與卿別

期望渾瑊死戰也

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

瑊古衙翻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勝音升

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

力戰瑊中流矢

譟則竈翻中竹仲翻

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

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

輾猪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瑊等所鑿以迎雲梯

者火從地中出

火亦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

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

謹許元翻

須臾雲梯及梯上

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

問音

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

兵

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

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

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

將即亮翻為子偽翻

入夜泚

復來攻城

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

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

趣七喻翻

並北山而西

並讀

曰傍步浪翻

先遣兵馬使張韶徵服間行詣行在

間古覓翻下得間同

藏表於蠟丸詔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

之使與民俱填塹詔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

使者也

整七艷翻呼火故翻使疏吏翻

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

比必利翻及也

身中數十矢

中竹仲翻

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

徇城四隅歡聲如雷

昇音余又羊茹翻

癸巳懷光敗泚兵於澧

泉

敗補邁翻

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

不至則城不守矣

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

泚既退

從臣皆賀

從才用翻

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

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

不以為忤甚稱之

使疎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贄之盡言

乎忤五
故翻

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

萬當作萬莫北翻俟渠之翻萬俟虜

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

重圍既解

重直龍翻

諸道貢賦繼至

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

來周走呼曰

呼火故翻

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既據府庫之

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將即

亮翻俸扶用翻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

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

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以此觀之趙贊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

安能逃其罪乎
斂力贍翻

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

存

復扶又翻

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

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

強其兩翻

但欲仕者

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

邪音耶

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

團練兵

團練兵即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二年

涇原卒驕皆不為

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粗疎

泚且禮翻又音此粗讀與麤同

自山東來赴難

自魏縣行營來

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其地
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

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

志貞之姦佞

數所角翻

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

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

禮

禮絕百僚謂之殊禮

或說王翊趙贊曰

說式芮翻翊戶萌翻

懷光緣道憤

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

乖方猶言失所也

度支賦歛煩重京尹

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

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京尹

指王翊度徒洛翻力贍翻乘繩證翻

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

詢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

殆危也

翊贊以告盧杞杞懼

從容言於上曰

從千容翻下同

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

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

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

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

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閔其勞盧杞之心自營免罪而押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

直遙

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

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

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

晟成正翻使疏

吏翻難乃旦翻泚且禮翻又音此重直龍翻快於兩翻

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

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

魯店在奉天東南
咸陽陳濤斜西北

留二日乃

行

為李懷光反與
朱泚連兵張本

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朮以所部兵

作亂入成都

使疏吏翻劍南宿重兵于西山以備吐蕃
崔寧以是兵殺郭英又張朮以是兵逐張

延賞朮
數尾翻

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弃城奔漢州

武后垂拱二
年分益州置

漢州九域志成都北
至漢州九十五里

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

鹿頭關
在漢州

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
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即亮翻叱尺栗翻

斬朮及其黨

延賞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

屯盱眙

盱眙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吁眙音怡

度聞朱泚作

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

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

塢壁

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艷翻滉呼廣翻近其靳翻通俗文營居曰塢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

禦寇盜也

起建業抵京峴

京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峴戶塞翻

樓堞相屬

屬之

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

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

大江

運京口城北謂之京江

鹽鐵使包佶

佶巨乙翻

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

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

言收復未期也

欲彊取

之彊如字 佖不可少遊欲殺之佖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

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

考異曰奉天記曰佖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

彊收之今從舊傳

佖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佖纔與數十

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

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

七年移還舊郭即今所置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宇為州城縣元治鳳凰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佖蓋在楊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鎮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時南方藩鎮各閉

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曹王臯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

臯悉心于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間古莧翻

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

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

汴皮變翻朝直遙
翻趣逡喻翻下同

臯治郵驛

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此為江浙往來之使
治直之翻郵音尤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上下之情

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

上時掌翻
疏所據翻

其略曰臣謂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

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之意惡為路翻下同

去羗
呂翻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扶失音

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

在危疑向背之際

背蒲
妹翻

人之所歸則植

植立
也

人之所去

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

靖邦家乎

趣嚮
也

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與

議

與衆
也

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

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

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

朝直遙翻
皮鄙翻糅女

翻救

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

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

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

近其

翻

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

詰去

翻

勢又上疏

上疏音並同前

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

得衆之要在乎見情

言洞見人情也

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

之田

記禮運以爲仲尼之言

言理道所生也

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以治

理

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

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

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否皮鄙翻下同夫音扶處

昌呂翻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

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

說讀曰悅

豈不謂之益乎上

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

陸贄此言

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

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

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

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

天下之人從其欲

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

又曰

陛下憤習俗以妨理

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為治

任削平

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

斷丁亂翻

流弊自久浚恒

太深

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

餘蘊漸以此至此人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為恒無所施而利也

遠者驚疑而阻命

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

懾質涉翻

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

慮欺誕

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

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

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

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

獲

奉朝謁僅欲半年

朝直遙翻

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

此可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

羣臣跼蹐趨退

跼蹐音局蹐音脊

亦不列事奏陳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

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

既殊師錫

書堯典師錫帝曰孔

安國注云師衆也錫與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

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

漸生拘礙動涉猜嫌

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

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贊言陛下以今

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

通塞備詳之矣

塞悉則翻

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

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好呼到翻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

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

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

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被皮義翻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

少詩沼翻衒音炫

歸過於朕

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

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注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

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言次對人

敷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

悉詳也

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

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

敢盡言乃復上疏

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略曰天子之

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

言人君所為有失於

誠信則無補於治道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陞

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

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

之上施之則下報之

施式鼓翻或讀如字

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

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

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

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

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

極言誠信之不可
去身以開廣上意

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

書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

吉甫歌誦周宣不

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詩烝民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

賢使能也

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

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

蓋為于偽翻

上智下愚俱

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

著明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

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

質言當理不

必違

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

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

如蕭復之諫幸

鳳翔是也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趙贊竇滂之苛征重斂是也

是皆考之

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

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

此毘至翻

臣竊以衆多

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

而莫之省納也

省悉景翻察也

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

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

其心

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

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

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

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難知

恒戶登翻

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好呼到翻下同

恥聞過騁辯給眩聰

明厲威嚴恣彊愎

愎符通翻狠也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

望畏懷

懷奴亂翻

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

勦初交翻又初教翻此所

謂勦說者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已之說也折之舌翻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

詐

度徒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

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

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

扶夫音重

直龍
翻

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

億兆而無一焉

黎獻衆賢也

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

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

鮮矣

鮮息淺翻

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

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

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

悖蒲

內翻

又是

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少始紹翻或為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

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古至今亂多治少者又曰昔

正以下悖上刑故也

以之與而辭義相去遠矣

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

晉趙文子名武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為晉正卿晉國以彊諸侯

不叛訥訥舒小貌音如悅翻又奴劣翻

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

絳侯事見漢文帝紀程氏

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

人之難知堯舜所病

書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

胡可以一

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詰去吉翻

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

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德宗所以成段平仲之名者正如此

又曰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

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極言納諫之美以誘掖其君上

也
好呼
到翻

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

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讜音黨

上頗采用

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

數所角翻
上時掌翻

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

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

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

安郡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

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白為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二十里

趙贊為播州司馬

播州隋牂柯縣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宦者翟文秀上

所信任也

翟萇伯翻

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亦為于偽翻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

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

祠部屬禮部掌祠部考功屬吏部掌文武

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職方
為清要郎中正五品上員外以從六品上贊上奏辭

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

上時掌翻
從才用翻

例加兩階今翰林獨

遷官

唐自至德以後勲階輕
而職事官重故云然

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

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夫音扶先
悉薦翻後

戶構

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

說式芮
翻考

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
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
及赦書出始
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

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

朱滔等倣漢官

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稱王也以左將軍曰虎牙右將軍曰豹畧徵以新書虎牙將軍蓋王郢也

曰

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

圍

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三年

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

朱泚

滔

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

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

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

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

內史舍人猶天朝中

書舍人復扶又

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議之司武侍郎

翻瑄古緩翻

許士則曰司武侍郎猶天朝兵部侍郎也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

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

將即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如字

三年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歷希彩所以寵

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歷七年瑗于眷翻

泚既為帥

帥所類翻

滔乃勸泚入朝而

自為留後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九年

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

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

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同

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

觀時審勢

量度彼已世不為無其人特其言有
用不用耳訖且禮翻又音此邪音耶
彼引幽陵回紇十

萬之兵屯於郊垆

紇下沒翻幽陵即幽州垆古熒翻邑外謂之郊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

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

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

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

勞力至到翻

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

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寧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

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

瑄五各翻
瑄古瑗翻

司刑員外郎猶天
朝刑部員外郎

武俊卿以宰相處事失宜

相息亮翻
處昌呂翻

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

重直
龍翻

故與滔合兵救之今

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

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

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
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

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

矣

事見上
卷本年

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

汴皮變翻汴州
宣武軍洛州東

都也衡
讀曰橫

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

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

同相吏翻

與八郎

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使疏吏翻

悅意遂決紿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

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

紿蕩亥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私從

才用翻復扶又翻

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紇下沒翻瀛州治河間縣重直用翻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

李勉以宣武節度使

鎮汴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

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

州

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

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

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

請罪

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

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

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

千保襄邑

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

希烈乘勝攻寧陵

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

江淮大震陳少遊

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

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

少始照翻濠壽

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欵遂言使弛備
令力丁翻使也卷讀與捲同詵疎臻翻鄆音運

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以給事中孔巢

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

宣慰

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

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

勃興

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闔閭之禍

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
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
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

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

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令力丁翻下遜稼翻將即亮翻

術者上言國

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上時掌翻下贊上音同更工衡翻

羣臣請

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贊贊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

尊號之興本非古制

上尊號事始於開元五年

行於安泰之日已累

謙冲

累力瑞翻

襲乎喪亂之時

喪息浪翻

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

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

流及後代昏僻之

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

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三卷陳

宣帝太建十一年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

稱尺證翻下美稱同

損之有

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

術數須有變更

更工衡翻

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

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

上

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

撰如免翻

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

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

疵才支翻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

丕大也構立屋也書

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弗肯堂矧肯構丕構之語本諸此

宗者百世不毀之廟越在草莽

用左傳語

不念率德誠莫追

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

徵證也明徵其義言無所掩覆也

小子懼德弗嗣

懼已德弗能嗣先業嗣祥吏翻

罔敢

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

用禮記魯哀公之言長知丈翻

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

易以豉翻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周公告

成王之語

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

人懷疑阻猶昧省已

擁恐當作壅省悉景翻

遂用興戎

戎兵也

徵師

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

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

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鄭玄曰田萊多

荒茨棘不除也陸德明曰田廢生草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亡空於杼軸

詩小

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離力智翻

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

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

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

萬品失序九

廟震驚

歐陽修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

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持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為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為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為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諡為獻祖并諡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遷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祔獻懿而祔玄宗肅宗代宗崩又上累于祖宗累力瑞翻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為九室

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

覲他典翻慙惡也

罪實在予永言愧悼

若墜泉谷

唐避高祖諱改淵為泉

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

聖神文武之號

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

李希烈

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

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

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服易心

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

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

在弘貸

弘大也

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君臣上下

天秩有典之常也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

不敢赦

此等言語可與誥誓相表裏

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

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所以携從逆之黨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將即亮翻下同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所以作勤王之心難乃旦翻

其所加墊陌

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

所以順人情之欲惡墊陌

錢即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

權古岳翻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

安明年

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還嫁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抱真入朝為

上言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

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

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命兵部員外郎

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唐兵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

職命以即官出使耳

朱泚更國號曰漢

泚且禮翻音此朱泚初僭

恒戶登翻使疏吏翻

號國號秦更工衡翻

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

納見赦令皆去王號

去羌呂翻

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惟李希烈自

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

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

顏真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

甚嚴正朝直遙翻

希烈遂即皇帝位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真卿傳

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皆云赦令既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

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

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

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

李緩新書作李緩

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

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

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

峯

將即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今從奉天記

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

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

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

廬三州都團練使

少始熙翻使疏吏翻

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

使將

即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往也淮南節度治江都

建封遣其將賀蘭

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

後周書賀蘭祥傳其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弗遂

以為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

蓼國梁置霍丘戍隋廢戍為縣

少誠竟不能過遂南

寇蘄黃欲斷江路

蘄渠希翻斷音短

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

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

水經注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

入于江信其吉
翻沂蘇故翻

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

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戌

永安戌在黃州黃岡縣界
梁置永安郡後廢為戍

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

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

奪財賦事見上年佶
巨乙翻朝直遥翻

少遊懼厚

歛所部以償之

歛力
贍翻

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

鄂州治
夏口當

江漢之會
夏戶雅翻

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

兼偃旗卧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

出戰大破之

驍堅堯翻將即亮翻鄂逆各翻鄂
州治江夏縣即夏口帥讀曰率

上以兼

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沔彌究翻使疏吏翻

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

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復扶又翻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

犒口到翻

入魏境田

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

宋白曰永

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歷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以縣西臨永濟渠為

名遣王郢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

館陶縣屬魏州悅在州城東稍北悅

見郢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

聽悅出曰國兵新破

謂先為馬燧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

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

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

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

五兄供芻牧之役

騎奇寄翻

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

滔

司禮侍郎猶天朝禮部侍郎

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鼎在重圍

重直

龍翻

命如絲髮使我叛君弃兄發兵晝夜赴之

事見二百二十七卷

建中三年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

不受

事見同上年

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

寔攻宗城經城

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

縣後魏書併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彊縣於此後周復於

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楊榮國攻冠氏去此置經城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

張孝宗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

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

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

沒翻帟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

塵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分兵置

吏守平恩永濟

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州

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

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

耳翰義僖之七世孫也

盧義僖仕元魏當靈后臨朝時不附徐鄭

朱滔引

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

環音宦

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

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

滔縱兵大掠

又拔武城

武城即漢東武城縣

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

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

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

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

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

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

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

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貯直呂翻

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

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

復扶

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疏所據翻

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

何必橈廢公方

橈奴教翻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

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

乘繩證翻

虧法失人誘姦

聚慝以斯制事宣不過哉

誘羊又翻慝吐得翻

又曰頃者六師初

降

降讀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衛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

百物

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

侵死傷相枕

堞達協翻
枕職任翻

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

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

啗徒

濫翻又
徒覽翻

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

悉所無也

悉詳
體也

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謠方興

謠怨
謗也

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

恒戶
登翻

其患

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

難乃旦翻
到翻樂音洛

苟

異恬默能無怨咨

咨咨
嗟也

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

憂

重直用翻
殷於謹翻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

出賜有功每獲珍華

令力丁翻珍華
猶言珍麗也

先給軍賞如此則

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

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

也上即命去其勝

去羌
呂翻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

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

監工銜翻
橫戶孟翻

此屬但應掌宮

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

之初聖德光被

應乙陵翻當也掖
音亦被皮義翻

自楊炎盧杞黷亂朝

政以致今日

朝直遙翻

陛下誠能變更奢志臣敢不竭力

此必盧杞貶逐之後蕭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復方有是言更工衡翻

蕭復

蓋撲而直者

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

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

此事必在蕭復盧杞同列之時

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

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

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

之也

鄂五各翻使疏吏翻

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

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

之悵恨累日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為子偽翻

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意

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

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

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

行則可保

上時掌翻行下孟翻

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

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

韓非子有鬻矛楯者自譽其矛曰吾

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

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為事自相反者為自相矛楯楯食尹翻

願陛下明加辯詰

詰去

吉翻

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

為于偽翻

若從一自

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

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

與明

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已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為詐謂之逆詐

寃莫痛於

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

糅女救翻

忠邪靡分茲實居

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

復扶又翻

辛

卯以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

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

恒戶登翻使疏吏翻校古

效翻射寅謝翻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

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趙州與

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

曹州刺史李納為

鄆城刺史平盧節度使

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未有

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先叙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毫

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李勉既失守汴州命劉洽

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

此北門左右羽

林龍武神武六軍也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

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秩從三品以寵勲臣

從才用翻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

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吐從入聲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九